



**编者按:**从唐诗、宋词到元曲,再到明清小说,我们熟悉的各种有成就的大咖,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人,即便也有诸如李清照式的人物,但毕竟凤毛麟角、屈指可数。这当然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礼教等等因素带来的结果,而事实上,数千年来,从来不乏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女文豪,她们一直以各种零零散散的史料形式活在历史深处。就职于湖南某大学的女作家张觅,从唐宋一直到明清,费尽周折,抽丝剥茧般将她们一一从深闺牵出,于是就有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专栏。我们给这一群女子起了个十分婉约的名字——千年闺秀!

## 黄梅戏《女驸马》原型黄崇嘏

# 女扮男装闯天下,她用一首诗完美逆袭



青年作家,出版文学专著多部,就职于湖南某大学。

张觅



扫一扫,看《千年闺秀》专栏

如果要问中国古代最知名的女扮男装出来闯世界的女人是谁,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——花木兰。很遗憾,那只是个传说而已。必须负责任地告诉你,有史料记载的最知名的女扮男装的大才女叫黄崇嘏。黄梅戏《女驸马》便是根据她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。

黄崇嘏,出生于五代十国前蜀时期,四川邛崃人,父亲曾在蜀中任使君(州郡长官)。黄崇嘏自幼受良好教育,工诗善文,琴棋书画,无一不精,而且明眸皓齿,秀色夺人。父亲闲暇之时常跟她谈经论史,未想到这女孩子异常聪明,闻一知十,便常忍不住叹道:“如若是个男儿,必是能成一番事业的。”

本来黄崇嘏可以安心做她的白富美,但闺中闲雅恬静的时光却在她十二岁时戛然而止。那一年,父母先后病故,家中只留下一位老女仆相伴。虽然孤苦伶仃,但她始终手不释卷。成年后,黄崇嘏又疯狂爱上了旅行,为了出行方便,她常常女扮男装,穿着一身儒生衣服,四处游历。

有一年,临邛县当地出现了一场火灾,女扮男装的黄崇嘏偶尔路过现场,不幸被诬陷为纵火人,被抓下狱。遭遇这飞来冤情,她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惊慌失措,而是冷静地思索脱身之法。她从狱中探听到知州周庠是个爱才之人,于是便写了一首诗呈了上去,为自己辩冤:“偶离幽隐住临邛,行止坚贞比涧松。何事政清如水镜,伴他野鹤向深笼。”诗中之意,在于阐明自己长年隐居品质高洁,并表

明自己相信县中长官清明如镜,不会胡乱抓人。

周庠读完诗,不由得拍案叫好,于是就召见了她。周庠见面前是一位长相清俊、举止有礼的“小鲜肉”,心里先存了几分好感,向她提了几个问题。黄崇嘏应声而答,思路清晰,敏捷异常。周庠暗暗称奇,起了惜才之心,于是就下令释放了她。

为感谢周庠,几天后,黄崇嘏又献来一首文采飞扬的长诗。周庠大加赞赏,认定她是一只“潜力股”,于是把她召入学院,与各位读书的子侄为伴。在学院里,黄崇嘏如鱼得水,大放光芒。

周庠对她更加赏识,觉得她是不可多得的硬核人才,于是推荐她代理府司户参军。因黄崇嘏办事认真负责,又总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,小官吏对她很是尊敬。

周庠对她的聪慧和风采愈发欣赏。她在任一年后,周庠就想把女儿嫁给她。对于一般的官吏来说,这真是求之不得的美事,但黄崇嘏却面有难色。

周庠感到奇怪,自己家世不消说了,女儿也是貌美过人。自己赏识的这个年轻人难道自我膨胀,不识抬举?

正疑惑间,他收到了黄崇嘏呈上来的一封信,信中又是一首诗:“一辞拾翠碧江涯,贫守蓬茅但赋诗。自服蓝衫居板榻,永抛鸾镜画蛾眉。立身卓尔青松操,挺志铿然白壁姿。幕府若容为坦腹,愿天速变作男儿。”在诗中,黄崇嘏介绍了自己的来历,并用王羲之“坦腹”典故,作为对周庠招婿的回应,她感谢周庠的好意,表示愿意做他的女

婿,但是得要老天将她变成男儿身才行。

周庠看完诗,大吃一惊,赶紧召见了黄崇嘏。这时他才恍然大悟,原来黄崇嘏竟是个女孩子,而这女孩子竟有男子不及的坚毅与智慧!

周庠并未因此免除黄崇嘏的官职,而是更加礼遇。郡内官民知道这件事之后,全都对她赞叹不已。但身份泄露,毕竟有诸多不便,黄崇嘏不久便请求免官,周庠虽然爱才,但也无可奈何,于是便准了她的辞呈。

黄崇嘏独自一人回了临邛旧居,和老女仆相依为命,过着与世无争的平淡生活,深藏功与名。后来没有人再听到她的消息。

周庠后来在五代前蜀政权中做到宰相,尤对此事念念不忘,多与人说。文人金利用听闻之后,将之记入《玉溪编事》。后来金利用的书也失传了,但《太平广记》中引录了金书的文字,黄崇嘏的故事就这么记载下来了。

据传黄崇嘏有个哥哥,屡试不第,她便代兄考试,竟高中状元,因此她又素有“女状元”之美称。明代杨慎笔记《丽情集》对此曾有记载:“王蜀女状元黄崇嘏,临邛人……传奇有女状元《春桃记》,盖黄事也。”明代徐渭也作有《女状元辞凤得凤》的戏剧,为黄崇嘏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结局:戏中黄崇嘏当了女状元,宰相周庠想要嫁女不成,就让自己的儿子考中状元后娶了黄崇嘏为妻,黄崇嘏也就成了后世黄梅戏《女驸马》的原型。

## “老鸨”,一只被古人玩坏了的鸟

据说,苑琼丹前不久又化上“老鸨”妆,过了把“老鸨”瘾,目的无非是为了她的全新节目找噱头、刷话题。

作为曾经的金牌配角,苑琼丹那时风情妖娆、性格泼辣,娴熟地驾驭“老鸨”一角,以至于别的女星“风华绝代”,而她“疯狂绝代”。

后来,“老鸨”成了港台古装影片里的标配,她们衣着光鲜、霸气十足。为了管住“小姐”,“老鸨”们给她们耳朵里灌迷魂汤,如果不管用,就直接给她们嘴巴里灌迷魂药;为了搞定“大爷”,“老鸨”们又不知廉耻,不断谄媚……总之,“老鸨”都是些遭人唾弃、为人不齿的恶毒女人。

可问题是,我们无数次痛骂“老鸨”这种人,却忘记了老鸨原本是一种鸟。

鸨是一种什么鸟呢?

关于鸨,《诗经》里就专门有一篇叫《鸨羽》的小文,而且曾经这样描述:“肃肃鸨行,集于苞桑。”这是描述鸨鸟飞行和觅食时的情形。

而在汉朝的《说文解字》里,也记载了“肉出尺戡”,说鸨鸟是胖乎乎的飞鸟,跟风尘女子扯不上关系。不过,《说文解字》里还提到“鸨或为鸨”,可后来形容男人时强调“鸨鸨之志”,而形容女人时唾弃为“老鸨之耻”。

这就是古代男女不平等活生生的例子。

鸨,招谁惹谁了,为什么古人如此怨恨它?这就要怪鸨平时在生活上太不拘小节了。

古代,草丛里的大雁、野鸡多得很,可它们要干点啥私密事儿,要么遮遮掩掩,要么飞离人群,唯独大鸨身材肥大,不善跑更不善飞,所以老是被人们“抓奸在草丛”。更何况,大鸨

在求偶时会不停地秀虎纹的“衣服”,不断地晃健硕的屁股……完全没一点礼义廉耻。

更糟糕的是,在古人眼里,老鸨只有雌鸟,没有雄鸟,就算它们想要生个崽,还得找其他鸟类“合作”。比如《国语》里就说:“鸨,纯雌无雄,与它鸟合。”后来,诸如知名医生李时珍等人也都力挺这一说法。

当然,我们也不要以为古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,其实他们是进行过深入调查的。只不过,要怪只能怪雌鸨和雄鸨长得实在不一样,而且雌鸨瘦小、雄鸨庞大,乍一看,完全就是两种鸟类,所以老是被人误会它们。

系统地记录鸨鸟和妓女的紧密关系的,是明成祖朱棣的弟弟朱权。朱权在《丹丘先生论曲》里说:“妓女之老者曰鸨。鸨似雁而大,无后趾,虎纹。喜淫而无厌,诸鸟求之即就。”可见,之所以流行“老鸨”的说法,主要是因为大鸨身披性感虎皮“衣服”,看上去又滥交。而比朱权早出生几十年的施耐庵,写《水浒传》时,就对“老鸨”只字未提,倒是很多次写到了“虔婆”。“虔婆”是“三姑六婆”之一,在宋元时期是妓院老板娘的代称。

到了明代中期的《金瓶梅》里,尽管也写了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事,可书里已经有了“老鸨”这个词儿,甚至已经有了“老鸨子死了粉头——没指望”这样的俗语了。

所以,“老鸨”被用来指代妓院老板娘,应该诞生于朱权所处的明代中期,后来逐渐流行于明清小说和民间口语里。

而在施耐庵的徒弟——吴承恩所创作的《西

游记》里,大鸨也是一只“淫鸟”。

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时,悟空变什么,二郎就变成它的天敌。最后,悟空无可奈何,干脆变成了一只大鸨。二郎却不变了,直接用弹弓打。

二郎神为啥不变换了呢?一方面是泼猴耍泼皮,他毕竟从小没爹没娘,缺少教养,故意变成“万鸟之妻”来恶心二郎神;另一方面大鸨有重口味的绝招,让二郎神敬而远之——《广韵》中早透露了这秘密:“鸨遇鸨鸟,能激粪射之,粪著毛悉脱。”被鸨鸟的“米田共”射中,不脱一层皮也会脱一层毛。

不过,鸨的这种生化武器再厉害,也狠不过人类的贪婪和残暴,因此鸨屡屡惨遭人类猎杀。据说,到了今天,鸨在中国已只剩200来只了,荣登“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”宝座。

如同许多混得好的女人,总是要经受无数非议一样——大鸨在逆袭的路上,也经历着无数骂名:无论是开屏求偶,还是展翅翘臀,或者是激粪射敌,原本只是生存之道,但却成为它们忤逆世界的证据。

尽管今天作为“妓院老板娘”的“老鸨”已经消失在历史烟云里,但由“老鸨”带来的女性污名化并没有消失:比如,支付宝此前推出圈子功能,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美女大尺度自拍照,被网友调侃为“支付鸨”;还比如,姑娘们在地铁、商场里被骚扰,可怪谁不好呢?偏偏要怪她们的裙子太短!

是啊,老鸨早已被世人的眼光和心思玩坏了,谁又曾记得,它也曾是走过《诗经》,是一只地地道道的“良家老鸟”呢?

### 女人词典



邓巍

今日女报社助理总编辑。爱好广泛,但求“胸中有墨,脑子无水”,目前常用男人笔墨写女性文章。



扫一扫,看《女人词典》专栏